

第一章 狠心舅媽逼做妾

阿橘覺得自己要死了，熱，熱，熱，毒辣的太陽拚命發熱，沒個盡頭。她看看肩上快把自己壓垮了的扁擔，兩桶水晃晃悠悠的，隨時都要灑出去。沒辦法，阿橘決定歇歇腳，剛巧前面有棵大樹勉強能遮住大太陽。她坐在石頭上，用手搨來一股熱風，更熱了，她只好轉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望著四周，強迫自己不去想這惱人的日頭。

剛好前面轉角走出一個人，手裡提著的不知道是野兔還是野雞，還在抽搐。寬闊的背上背著一個竹簍，滿滿當當的，看起來收穫頗豐。

阿橘眯著眼睛看了一會兒，認出來了，他是去年才搬到靈溪村的祝問荊。靈溪村世代代都是這些人，除了嫁過來的小媳婦和像她這樣過來投奔親戚的，就沒有外人了。可是祝問荊不同，他從來沒來過靈溪村。村長本來不想多事，不知根知底的，誰敢讓他在這裡安家？

可是他會治病，有一手好醫術。

村長蹲在地上想了半天，瞅瞅周圍眼巴巴的父老鄉親，一個個體弱多病的，還是決定讓他留下來。靈溪村太偏僻，有個頭疼腦熱的都要跑到老遠的鎮子上，有個會醫術的人在，總比一群人抓瞎好。

祝問荊二十又二，長得高大俊秀，按理說應該娶妻生子的，可是村子裡的人都捨不得把閨女嫁給他，因為他帶著一個女兒。但凡是個疼閨女的，誰願意讓閨女一嫁過去就做繼母？

村裡的人愛嚼舌，一傳十十傳百，都說祝問荊把自己的媳婦兒剋死了，在自己村裡找不到媳婦兒了才來靈溪村。

這是阿橘去找她小姊妹容蘭玩的時候聽到的，她沒吭聲，對此她是不信的，哪就有人能剋死人呢？可是她又不知道和誰說，只能在心裡嘀咕幾句。

直愣愣的想著，前面的人影頓了一下，回過頭，似乎察覺到了阿橘的目光。

阿橘猛地回神，也沒避開，大方的朝他笑了笑。

祝問荊似乎看清了她的神情，怔愣了片刻才拐了個彎，不見了。

阿橘慢慢把笑容收回去，有點同情他，帶著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女兒過活，真是不容易。

不過再看一眼手邊的兩桶水，她甩甩手腕，把扁擔放在肩上，鉤起兩桶水，還是先同情同情自己吧。

舅舅家在村子中間，離得不算太遠了，阿橘一鼓作氣抬回了家，剛放下木桶，還沒伸直腰，就聽見舅媽在堂屋叫嚷——

「不頂用的死丫頭！提兩桶水這麼慢！」

阿橘沒力氣了，不想和她吵，趁舅媽還沒出來，捂著肚子回了自已房裡。

沒過一會兒，院子裡就傳來甄氏的埋怨聲，「妳真是長能耐了！提水就提了一桶半！」

聲音越來越大，阿橘沒有反駁，今天她來癸水，平常她是可以提兩桶水……但是和舅媽說這些又沒什麼用，只會遭她白眼。

她給自己倒了杯茶，涼的，摸摸肚子，猶豫了一下，又抿抿有些乾裂的嘴唇，還是喝下去了。小腹裡翻湧起來，她疼得想在地上打滾。

「阿橘！晌午了還不做飯，想餓死我！」甄氏罵罵咧咧的聲音還沒消停一會兒，又嚷起來，「妳爹娘怎麼養出妳這麼一個好吃懶做的東西！我看妳爹娘……」阿橘冷了臉，站起身走出去。

甄氏嚇了一跳，「妳妳妳……」「妳」了半天，她才找回自己的聲音，帶了一點心虛，「幹麼這麼看著我！」

阿橘盯了她一會兒，扯出一絲笑，「不幹什麼，給舅媽做飯去。」

經過舅媽身邊，阿橘漫不經心的瞧了一眼她的肚子，低低的說了一句，「也不知道給未出世的孩子積點德。」

好大一會兒，甄氏才拍了拍心口，她這個外甥女瞧著不聲不響的，脾氣可大著呢。一聽見提她爹娘，立馬像變了個人，死多少年了，提一句還不讓了？

「不就是做頓飯嗎，還瞪我，真是給她臉了。」甄氏咕咕咕了半天，才想起來她要擺出長輩的譜兒，怕一個外甥女？真是笑話。

想到這兒，甄氏挺著肚子來到灶前，又覺得煙塵多，有些嫌棄的扶著門框站著，看著阿橘不說話。

阿橘狐疑的看她一眼，又整什麼么蛾子？

手上卻沒閒著，她把切好的小蔥和野薑下到鍋裡爆香，又打了兩三個雞蛋，捏了點鹽巴，木鏟子翻了幾下，很快就把雞蛋炒好了。

甄氏看著她忙活，眼珠子轉了轉，轉身走了，吃飯的時候再提也不遲。

舅媽平常有話就說，什麼時候這麼猶豫過？阿橘心裡警鐘大作，還沒等她想明白，鍋裡就冒出了白煙。

饅頭已經蒸熟了，阿橘有條不紊的拿出來，有些燙，抬手擦擦汗，又拍了個黃瓜，把菜盛出來半份，出來擺碗筷。

如今農忙，舅舅和表弟阿智在地裡忙活呢，得給他們留著飯。

甄氏早就坐好等著了，飯菜上桌，她嫌棄的夾了一筷子黃瓜，又扔了回去，「就做這些？我可有著身孕呢。」

阿橘解下圍裙擦擦手，坐在杌子上頭也不抬，「家裡就這些東西。」

「妳舅舅每個月給妳那麼多銅板讓妳買東西，別是妳都私吞了吧？」甄氏越想越覺得合理，飯也不吃了，撂下筷子質問她，「把錢都藏哪兒了？」

「妳吃不吃？不吃留著給阿智。」阿橘拿起一個饅頭，心平氣和的看了她一眼。甄氏悻悻的拿起筷子，白養了一個小賤人，吃她家的東西不說，還天天瞪她，哪有一點寄人籬下的自知之明？不過……想起一會兒要說的事情，甄氏又有些幸災樂禍。

前不久她出去串門子，偶然聽說傅二少爺要納妾，本來和她沒關係，可是轉念一想，家裡不是還有一個任她拿捏的外甥女？長得也不賴，又能幹，傅二少爺不要她要誰？

最重要的是有二十兩銀子呢！二十兩銀子都夠阿智這些年的束脩和娶媳婦的錢

了，讓她怎麼不心動。

甄氏一邊想著，一邊飛快把炒雞蛋吃得乾乾淨淨，清了清嗓子，把嘴角的笑壓下去才開口，「我給妳找了門親事。」

阿橘一愣，放下筷子，鄭重其事的聽舅媽說話。她已經十六歲了，是該嫁人了，若是找的人是個清白的好人家，她倒是沒什麼意見。

「是咱們這兒附近有名的富戶，」甄氏瞥她一眼，就像看到了白花花的銀子，勉強控制住再次咧開的嘴角，「傅老爺妳知道吧？就是買了咱們村很多地的那個傅老爺，他有個兒子，兒子生不出兒子，想納妾……」

阿橘本來只是淡淡的聽著，越聽越不可思議，聽到最後這句話終於如墜冰窖，豁的站起身，冷聲質問，「妳讓我做妾？」

她一個清清白白的姑娘家，給人做妾？阿橘冷笑，就算她死了爹娘，也沒到給人做妾的地步！

甄氏也不怕她了，在銀子和外甥女面前，是個人都會選銀子吧？除了阿智要用錢，她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正是缺錢的時候，哪哪都要錢，讓阿橘給傅二少爺做妾，不僅打發了這個拖油瓶，還能白得二十兩，這買賣做的值！

「傅二少爺看中妳是妳的福氣，妳知道他們家出多少聘禮嗎？整整二十兩銀子！」甄氏鄙夷的上下打量阿橘一眼，「我還覺得給多了呢。」

二十兩銀子賣了她？阿橘覺得有些可笑，她還沒見過二十兩長什麼樣呢，現在知道了，二十兩銀子長她這樣。

阿橘繃緊的身子驟然放鬆下來，她自己沒想到還能笑得出來，「那妳覺得我值多少銀子？十五兩夠不夠？」

甄氏這才變了臉色，阿橘她娘死的時候給了她十五兩銀子，讓她好好照顧自家閨女，她見錢眼開，滿口答應。

可是甄氏後來做了什麼呢？

剛剛八歲的阿橘來到靈溪村，天寒地凍的，連件像樣的衣裳都沒有，舅媽給了她一件破棉襖，小小的人就藏在破棉襖裡瑟縮了一整個冬天。

後來，洗衣做飯，挑水餵豬的活計都是她做的，就為了那一個小小的棲身之地和一口熱乎的飯。

阿橘冷笑，如今看來，她所顧念的親情，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一文不值。

她閉了閉眼，眼神堅定起來，正想說話，木門「吱呀」一聲開了。

兩人轉過臉，是舅舅邵二郎和表弟阿智扛著鋤頭回來了，本來還在說說笑笑的兩人，看見她們正僵持著，馬上不動了。

阿橘連忙走過去，拽著舅舅的衣襟把他拉到舅媽面前，和她對質，「舅舅你說，舅媽讓我做妾的事情你知不知情！」

邵二郎咳了一聲，刻意避開阿橘祈求的目光，又看了甄氏一眼，把鋤頭扔給阿智，留下一句「我出去轉轉」就跑得沒影了。

就知道是這樣。阿橘心又涼了半截，自她過來，舅舅就沒做過邵家的主。

阿智放下鋤頭跑過來，沒管僵持的兩人，拿阿橘剛挑的水洗了把臉。

阿橘抿唇，看著他兜頭澆下半桶水，浪費得乾乾淨淨。

甄氏一臉慈愛的看著兒子，「阿智快來吃飯，」又瞪一眼阿橘，「愣著做什麼，盛飯去啊！」說著她又探頭看了一眼水缸，「一會兒再挑兩桶水去。」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。

阿橘握拳，控制住自己發抖的身子，繼續剛剛的話題，「就當我是妳買的一個丫鬟，丫鬟倒貼妳十五兩銀子，妳還不滿意，要把我逼上絕路？」

甄氏輕蔑的瞧她一眼，「妳爹娘都死了，現在是妳舅媽我給妳找的親事。」頓了頓，她又假裝不經意的提起，「妳舅舅也沒反對，去傅府吃香的喝辣的妳還不滿意？」

「吃香的喝辣的？」阿橘像聽了天大的笑話，笑著笑著就流了淚，轉頭看向阿智，「阿智，讓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你願不願意去？」

阿智一臉莫名的看著她們，甄氏擋在阿智身前，像護崽的老母雞，「扯阿智做什麼，一碼歸一碼，妳不去也得去！」

「我不去！」阿橘狠狠的抹了一把淚，「你們全家都忘恩負義！當初我爹娘是怎麼接濟你們的，妳是都忘了！」

舅舅懦弱，舅媽強勢，表弟冷漠，這就是她待了八年的家！

阿橘一直以為她也算是他們的半個家人，沒想到到頭來居然是個可以拿去做交易的丫鬟。

甄氏也惱了，當初她和邵二郎成親，就是看中了他的好相貌，誰知道他是個靠姊姊靠老娘的軟骨頭！現在好不容易能靠阿橘賺錢了，她還不聽話！

甄氏氣急了，揚手就是一巴掌，「給臉不要臉！明天就把妳賣了做賤妾！」

阿橘有些恍惚，臉上火辣辣的疼，肚子裡也在翻江倒海。她直起身看著甄氏，第一次覺得舅媽這麼可恨，來不及多想，她用盡了力氣，也給了她一巴掌。

突然一陣天翻地覆，阿橘晃晃腦袋，栽倒地上不省人事。

「姊！妳這是怎麼了！」阿智嚇得飯也顧不上吃了，連忙蹲下晃她。

甄氏還在不斷叫囂，「小賤人居然敢打我！」說著擰起袖子，騎在她身上就要搥巴掌。

阿智連忙拉住她，雖然阿橘不是親姊姊，但平常還是很照顧他的。他也不想看見阿橘有事，連忙大聲喊「爹」，又是一陣雞飛狗跳，鬧得雞犬不寧。

阿橘是在自己房裡醒來的，迷迷糊糊的，好像有一個男人背對著她站著。是誰？她如臨大敵，嚇得大叫，不會是那個傅二少爺吧！她謹慎的看了一眼四周，只有木桌上的針線筐勉強可以防身，她抖著手拿起來對著他，「別過來！你敢過來我先殺你再自殺！」

那人頓了一下，轉過頭，抬腳想上前又後退了兩步，證明他沒有惡意，聲音也出奇的溫和，「妳醒了就好。」

說著他隨意瞥了一眼她臉上的紅腫痕跡，眼裡閃過些什麼，卻沒有多話。

阿橘迷糊了一會兒，看著面前男人的寬肩窄腰，還有那張不同一般莊稼漢的清秀

臉龐，才認出來，這是同村的祝問荊。

阿橘沒有和他說過話，沒想到祝問荊居然還有這麼一副溫和的嗓音。

是了，做郎中的人，不溫和是要把病人嚇跑的。

阿橘慢慢的想了一會兒，都火燒眉毛了，她還能想這些無關的事情。

兩人都沉默了一會兒，阿橘想說話，滿屋子的藥味卻先引著她咳嗽了兩聲。她低下頭看見手裡的針線筐，慌忙放下，忽然不知道該怎麼開口，「我……」

祝問荊看她一眼，把冒著熱氣兒的藥碗放在桌子上，制止了她的話，「記得喝藥，我先走了。」

阿橘有些感激，感激他什麼都沒問。

目送著高大男人的背影遠去，她才發現屋門沒關，家裡也安靜的出奇。

是去請那個傅二少爺「驗貨」了嗎？阿橘握緊拳頭，低下頭凝視了那碗黑漆漆的湯藥片刻，一口氣喝完了。

很腥很苦還有點辣，就是不甜，就像她自己，人生四味，酸甜苦辣，她只占了酸苦辣。

阿橘咬了咬舌尖，勉強把那股奇怪的味道逼走，阿智突然回來了。

他快步來到阿橘的屋子，顯得有些歡快，「姊，傅二少爺馬上就要來了，我娘說讓妳收拾收拾！」

阿橘沉默的看著阿智一會兒，阿智快十四歲了，妻和妾的區別他已經懂了的。她卻不想計較什麼了，故作輕鬆的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玩吧。」

阿智猶豫了，他很想留下來看看姊夫長什麼樣，可是看看姊姊的臉色，她似乎不想讓他待在這兒。不過這些嫁人的事兒哪有下河游泳和掏鳥窩有趣，所以他只猶豫了一瞬，馬上就跑走了。

外面傳來阿智呼朋喚友的聲音，阿橘忍著小腹的墜痛，強撐著直起身，卻看見一個破舊的背簍，裡面放著一些草藥。

是祝問荊的嗎？阿橘沒在意，反正他會想起來的。

準備好了一切，阿橘在院子裡坐了很久，也想了很多。

小時候她家裡也算是富裕，爹爹以前是秀才，家裡窮，書院的束脩交不起，所以他沒有去教書，而是去做了生意。後來家裡過得一年比一年好，只可惜爹爹在她六歲那年患了病，七歲那年爹爹就去世了。

娘為了照顧爹爹也落下了一身病，在她八歲那年，娘也去世了。娘臨死前把她交給舅舅，舅舅保證的很好，好吃好喝的供著她。舅媽也說以後給她找一個好人家，讓她風風光光的出嫁，娘才笑著閉上眼睛。

舅媽是看在十五兩銀子的分上才同意的，阿橘一直都知道，但是她沒想到舅媽會這麼狠心把她逼上絕路，更沒想到的是舅舅耳根子這麼軟，吹吹枕邊風就能把自己的親外甥女賣去做妾。

在邵家做髒活累活她認了，把她當成丫鬟使喚她也認了，可是唯獨做妾不行，爹爹說做人要有骨氣。阿橘吐出一口濁氣，天邊排成一排的大雁飛過去，她眼裡瀰漫了水霧。

「傅二少爺，瞧瞧，這不就是阿橘嘛！」甄氏殷勤的聲音響起，在寂靜的傍晚分外刺耳，附近有狗叫了兩聲，像是在附和她的話。

大門「吱呀」一聲開了，阿橘擦乾眼淚，假裝乖順的斂眉，只看見兩個同樣大的肚子。

「阿橘……」傅二少爺在阿橘面前站定，眯著眼上下打量她，像是在看一件集市上的貨物。

她低下頭，強忍著沒有表現出不情願的眼神，又朝傅二少爺的靴子看去，繡了金線的花紋，就算太陽快要落下去了也分外顯眼。

甄氏看她木訥，陪笑一聲，忍不住走過去撞了她一下，掐她的胳膊低聲吼，「說話啊，啞巴了？」

阿橘忍住心中的怒氣抬起眼，看著這個即將要把她納入房中的傅二少爺，肥膩的臉上黏著汗漬，一雙細長的眼睛閃著精光，不斷把眼神往她身上的幾處瞟。

她看見他色迷迷的眼神就想吐，別開眼不說話。

甄氏跺腳，連忙打圓場，「瞧瞧，咱們阿橘也是愛慕傅二少爺呢，都不敢看您！」

阿橘瞪了她一眼，那一眼被傅二少爺瞧見，倒是看出了些別的意味——梨花帶雨的小美人紅著眼睛在床上放狠話，那滋味得有多銷魂……

甄氏陪著笑看著傅二少爺，他摸摸三層厚的下巴，擺擺手，沒介意她的不知禮數。女人嘛，就是要親自調教出來的才有味道。想到此處，傅二少爺很滿意的說：「這個倒是不錯，定金我帶來了，五兩銀子。」

說完又拿眼覷著甄氏，甄氏意會，收了銀子，拽著阿橘進了屋子。

阿橘沒掙扎，甄氏邊走邊說讓她和傅二少爺培養感情。

感情？阿橘想笑，她和舅媽培養了這麼多年的感情，最後還不是要把她賣了？

「妳舅媽都同意了，妳從了我，我保證讓妳過好日子！」

屋子裡沒了外人，傅二少爺興奮地搓手，他倒是沒想到靈溪村還有這等姿色身段的姑娘，還夠辣，做妾倒是委屈了。

他眼睛一轉，拍著胸脯和她保證，「等我弄死那個臭婆娘，我扶妳做正妻！」說著慢慢走近她，盯著她的俏臉，「先過來讓我摸摸。」

阿橘冷眼看著他靠近，一把抽出剪子，惡狠狠道：「敢過來我捅死你！」

「有氣性，我更喜歡了！」傅二少爺笑得咧開了嘴，這個小娘們兒倒是個好玩的，他今天沒白來！越想越興奮，他拖著壯碩的身子撲了過去。

阿橘瞪大眼睛，儘量握穩剪子，傅二少爺一步步把她逼到屋門的夾角，眼看就要摸到她的手，阿橘心一橫，閉上眼睛揚手刺了下去。

「噹」的一聲，剪子落地了。

「找死啊是不是，信不信我不給銀子了！」

傅二少爺怒氣衝衝的站起身，正想關門，一個男人單手抵住了屋門，另一隻手撿起地上的剪子。

阿橘心跳如雷，跌坐在地上，看著那隻修長的手，都這個時候了，難道還有人來救她？

傅二少爺偏頭看清了來人，愣了一下，摸著下巴走到明處打量他，似乎有點眼熟。懶得細想，直接問他，「你是誰？敢擋老子的好事？」

阿橘沒抬頭也沒起身，有些心灰意冷。傅家家大業大，不管是誰她都沒救了，給傅二少爺做小妾是板上釘釘的事了。

「出來說話。」那人終於說話了，聲音低沉不帶一絲感情。

阿橘卻莫名覺得熟悉。是祝問荊？他應該是來拿背簍的，怎麼過來瞎摻和了？太陽掙扎著露出最後一絲光亮才終於落下，被留下的阿橘瞅瞅黑漆漆的屋子，扶著牆走了出去。

外頭甄氏惡狠狠的攔住她，「妳幹什麼去？」想死也得去了地主兒子家再死，休想擋著她的財路！

「人呢？他們倆呢？」阿橘茫然四顧，像抓住了一根浮木。

甄氏看著阿橘，她倒是沒想到，阿橘還有做狐媚子的潛質，祝問荊居然說要娶她？在傅二少爺手底下搶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話！

她噗嗤一聲笑出來，朝門外努努嘴，涼涼的補了一句，「去吧，再見你的小情郎最後一面。」這個時候祝問荊肯定被傅二少爺揍得鼻青臉腫了吧？

阿橘沒理她，徑直朝大門走去，右腳卻在即將跨出去的時候頓住——

她聽到了什麼？傅二少爺居然叫祝問荊大哥？

「祝大哥，你怎麼在這呢？」傅二少爺額頭的汗不知道是嚇的還是天熱的，他伸手摸了一把，忽然又想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，問得頗有些小心翼翼，「你和那個阿橘什麼關係？」

祝問荊淡淡回他，「沒什麼關係。」

沒什麼關係還管這麼多？傅二少爺想發火，卻又猛地想起祝問荊手裡捏著的把柄，他抑制住怒火，忍了下來。

祝問荊正想開口，餘光瞥見木門邊上的一角碎花衫裙，目光一凜，把傅二少爺拉去了更遠的地方。

阿橘聽不清了，她探身出來看了一眼，發現兩人在不遠處的大樹下站著。

祝問荊背對著她，似乎又捕捉到了阿橘的視線，往這邊偏了一下頭。

阿橘抿唇，站直了身子，卻沒再上前。

甄氏也過來了，一臉譏笑的倚在木門上，如果傅二少爺不要她，祝問荊倒是也不錯。

不想去享福，那就跟著那個沒地沒錢的祝問荊過一輩子吧！不過如果聘禮沒有十兩銀子……

甄氏輕蔑的看了一眼祝問荊，作夢去吧！不把他的家底掏空，她就不姓甄！

該死的賤蹄子，打她一巴掌還想嫁得好？這個世上哪有這麼好的事？甄氏目眦盡裂。

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各家的煙囪裡都冒了煙，飯香味不斷飄來，還有幾個老漢端著碗出來，看見邵家這陣勢，出來的人越來越多。

阿橘環視一圈，他們應該都知道她要做妾了吧，她也算是靈溪村第一人了，阿橘

自嘲一笑。

再次把目光投向祝問荊，阿橘有些迷惑，他來到靈溪村的這一年，他們倆從來都沒有說過話，除了今日。就算他有能和傅二少爺抗衡的資本，但是他憑什麼一定要得罪傅二少爺幫她呢？

阿橘想不通，所以她沒敢把希望放在祝問荊身上，能拖一會兒是一會兒。她握緊拳頭，萬一還有解決的辦法呢，再想想再想想。

「阿橘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一個年輕的婦人走了過來，阿橘木木的轉過臉，是容蘭姊。她臉上這才帶了點笑，搖了搖頭，示意她不要問了。

容蘭沒出嫁前是和阿橘同村的，比阿橘大兩歲，小時候她們倆是要好的小姊妹，後來阿橘來到靈溪村，她們倆就斷了聯繫。

沒想到過了幾年，容蘭居然嫁到了靈溪村，她們倆自然又熟絡起來，說是閨中密友也不為過。

容蘭挽住阿橘的手，有點心疼這個妹子，幼時爹娘去世，長大了又被黑心舅媽逼著做妾，這世上的壞事都被她碰著了。

「阿橘妳別怕，」容蘭湊近她咬耳朵，「有姊在呢。」

阿橘心裡一暖，還沒來得及回話，那兩個男人就一前一後的回來了，祝問荊依然是淡淡的模樣，傅二少爺看起來卻有些狼狽。

「我先走了。」傅二少爺怒視著烏泱泱的人群，勉強維持住富家少爺的傲氣。一群吃飽了沒事幹的閒漢和臭婆娘，明年就讓靈溪村的租子翻一倍！

村裡的人連忙作鳥獸散，他們可惹不起這位傅二少爺，只是可惜了阿橘喲。

不過真不知道祝問荊有什麼本事，村子裡的人交頭接耳，他居然能讓傅二少爺這麼低三下四，想想過去幾年，傅二少爺哪次來收租不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樣？

「傅二少爺啊，咱們阿橘和您是板上釘釘的事兒，您怎麼說反悔就反悔！」甄氏剛從震驚中緩過神來，緊緊攥著手裡的銀子，她還沒焐熱呢！

傅二少爺沒理她，他居然這麼倒楣，好不容易瞧上一個，偏偏出來個祝問荊攔他的路。

他倒是不怕祝問荊，但是如果他把手裡捏著的把柄告訴他爹，那他以後還怎麼繼承家業！

想到此處，傅二少爺不得不忍氣吞聲，低頭就要走，剛邁出一步，祝問荊卻攔住了他。

他來到甄氏面前，把她攥得死緊的手輕而易舉的掰開，拿出銀錠子，放在傅二少爺手裡，「把你的銀子拿走。」

傅二少爺差點忘了這茬，把手裡的銀子放在袖子裡，又留戀的看了阿橘一眼。可惜了，這個美人他是無福消受了。

祝問荊皺眉，擋住他赤裸的視線，阿橘嫌惡的別過臉。

甄氏眼睜睜看著白花花的銀子飛走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指著祝問荊的鼻子明碼標價，「明天給我拿十兩銀子娶她，一個銅錢都不能少！」

村裡的人原本還在慶幸阿橘不用做妾了，她心眼好，嘴也甜，見了誰都是一副笑咪咪的模樣。若是被送去做妾，怕是一年都活不了！

但是聽了甄氏說的這番話，眾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，阿橘這是才從虎口脫險，又入狼窩？誰不知道祝問荊還有一個女兒，連塊地都沒有，吃了這頓沒下頓，而且還要讓他拿出十兩銀子？別說是十兩，五兩他可能都拿不出來！

阿橘靜靜的聽著舅媽的罵聲，覺得有些難堪，她剛想說話，就聽見一個堅定的聲音先她一步說了出來——

「好，我娶她。」

那語氣再平淡不過，彷彿在說我晌午吃了一個饅頭。

甄氏瞥了祝問荊一眼，有些難以置信，很快又趾高氣昂起來，「你有銀子嗎？也不看看自己那窮酸樣。」說著又漫不經心的瞥了阿橘一眼，高聲質問她，「你們倆什麼時候勾搭上的？」

說話也忒難聽了，村裡人都有些憤憤不平，他們從來沒見過阿橘和哪個男人走得近，一個老老實實的姑娘家，居然被親舅媽懷疑水性楊花。

容蘭再也忍不住了，跳出來罵她，「添油加醋的本事這麼厲害，妳不去當廚娘真是可惜了，妳還要不要臉？」她的話像連珠炮一樣砸在甄氏臉上，「我看妳確實沒臉，都讓外甥女做妾了，還要什麼臉？阿橘爹娘就算下了黃泉，今晚也要過來找妳！」

甄氏被她說的臉紅一陣白一陣，咬碎了銀牙，鄙夷的看她一眼，才憋出一句，「不會下蛋的老母雞在這兒嚷什麼嚷！」

容蘭聽了怒火中燒，擡起袖子就要打她，她嫁過來兩年了，是沒孩子，她男人三天兩頭在外面做生意，她一個人生個屁啊！

「怎麼著？想打我？看我有孩子了就眼紅要打我？」甄氏挺著肚子逼近容蘭，像是在炫耀自己立身的資本。

村裡人沒想到這麼一點事她們都能吵起來，連忙勸架，哪能因為這件小事傷了和氣。

原本處在風暴中心的阿橘突然無人問津，她無措的站在原地，看著這場越來越歪的鬧劇，忽然有一隻手把她扯了出來。

是祝問荊。

「明日我帶聘禮過來，」祝問荊的話很少，「若是妳不願，現在還來得及。」

阿橘仰頭看他，心裡異常平靜。她忽然覺得祝問荊其實也沒什麼不好，雖然他住的是茅草屋，還有個孩子，家裡沒有地，但是他有一身力氣，還會治病，嫁給他又有什麼不好呢？

思及此，阿橘苦笑一聲，旁人都避之不及的祝問荊，對她來說卻是最好的歸宿了。

「我願意的。」阿橘低聲說，只要不是做妾，嫁誰不是嫁。

「不拿出十兩銀子，你想娶阿橘，門都沒有！」甄氏早就被人扯散了髮髻，像個瘋婦一樣叫囂著，引來幾聲狗吠，被村裡人架著她回了院子。

祝問荊歎口氣，眼神卻又堅定了些，最後看了一眼阿橘，才轉身走了。

「我該早些來娶妳的。」

風中飄來一句話，阿橘一怔，看向祝問荊，他剛剛說話了嗎？

來不及多想什麼，阿橘看著他走遠，撥開烏泱泱的人群回了屋子。

「阿橘真慘啊，」門外的人還在歎息，「怎麼攤上一個這樣的舅媽。」

「跟著祝問荊才是慘，啥都沒有，還帶著一個拖油瓶。」

「一嫁進去就要做後娘啊……」

「先別說這個，他有沒有十兩銀子還說不準吶！」

外面的人漸漸散了，阿橘心裡的一團亂麻卻沒解開。

明明她和祝問荊說過的話一隻手都能數得過來，可是他卻答應娶她。她不明白，同情她嗎？

不過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，阿橘努力理清腦子裡的一團亂麻。

他有銀子嗎？那可是十兩！村裡人賺三四年才能賺出來的十兩銀子！

第二章 新丈夫是個好人

阿橘輾轉難眠，一夜沒合眼，到了翌日清晨，祝問荊真的來了。

他提著一些獸肉並兩隻活雞，又把十兩銀子擺在桌子上。

別說甄氏了，就是村裡的人也看直了眼，他們真沒想到，祝問荊居然真的能拿出錢來，十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。

甄氏忽然有些後悔，她昨天怎麼沒多要點銀子！但是看著聞風而來的村裡人，她再加價肯定會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，只好冷哼一聲，乾笑著請祝問荊去了堂屋商量日子。

祝問荊的銀子遲早都是她的，不急在這一時，甄氏心裡的算盤打得啪啪響。

阿橘透過屋裡的小窗子往外看也嚇了一跳，不是都說祝問荊家徒四壁嗎？他的銀子是哪來的？就算是給人治病和打獵，一年也攢不了十兩銀子吧？

可是總算放下一件心事，阿橘終於感覺到了睏意，外面村人的大聲議論也沒能讓她再睜開眼睛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屋門忽然開了，阿橘聽到動靜，猛地睜開眼睛坐起身，是舅舅。

邵二郎站在門口搓搓手，看著阿橘的目光裡帶著歉意。

「舅舅有事？」阿橘開門見山，不想多說話。

「阿橘啊，婚期定了後日，來得及吧？」沒等阿橘回話，他一股腦的把心裡話說出來，「阿橘別怪舅舅，這都是妳舅媽的主意，我又反抗不了，妳看這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，舅舅還有什麼事？」阿橘不耐煩和他周旋，直接問了出來。

邵二郎沒想到一向溫順的阿橘居然會打斷他的話，他張了張口，下一句卻說不出了。

阿橘淡淡的看著他，都到這個分上了，還有什麼不好開口的？

「妳舅媽說家裡沒錢，嫁衣就不準備了……」邵二郎有些難以啟齒。

阿橘笑了，難不成祝問荊給他們的十兩銀子已經花完了？不過沒有就沒有吧，她來邵家的時候什麼都沒帶，走的時候自然也要乾乾淨淨。

「嫁衣我自己會準備，我先出去了。」阿橘說完就徑直出了門，後日出嫁也不賴，

這個家她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！

身後的邵二郎猶豫了片刻，還是沒敢叫住她。不給阿橘準備嫁衣又不是他的錯，這都是那個婆娘的主意，阿橘怎麼連帶著他這個舅舅也不親近了？

邵二郎很是不解，養了八年的外甥女，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？

阿橘慢慢走在路上，遇見村人依然笑著打招呼。

村人放下手邊的事，都有些可惜，這麼好的姑娘，嫁了祝問荊不會又會被剋死吧？阿橘聽著平常親近的大嬸交頭接耳，抿唇低頭走路，忽然撞上了一個人，她連忙道歉，抬起眼看看，是住在舅舅家隔壁的巧文。

巧文冷哼一聲，抬頭挺胸的離開了。

阿橘看她沒計較，也沒再說話，徑直去了容蘭家。

「容蘭姊，阿橘抓著容蘭的手，一句廢話都沒說，「這幾日妳有回門的打算嗎？」

「怎麼了這是？」容蘭看著她眼下的兩團烏青和臉上還沒完全消下去的巴掌印，有些心疼。

這個妹子她是從小看著長大的，雖然比她小兩歲，但是可比她穩重多了，現在見她這副模樣，心裡也不好受。

「我娘的嫁衣應該還在，妳能不能幫我拿過來？」阿橘有些急切的請求，她這幾日都走不開，要準備的東西太多太多，沒空回去舊家取物。

「好，我一會兒就回去！」容蘭二話不說，馬上同意了。

阿橘本來只抱了一絲希望，但是傍晚的時候容蘭拿著一個小包袱偷偷摸摸過來的時候，她忽然想掉淚。

小時候調皮，翻箱倒櫃的時候見過這身嫁衣，娘和她說過，這身嫁衣是要留給她的，所以她賭了一把，沒想到就算是最艱難的時候，娘也沒把嫁衣賣了，爹娘真的很愛她。

阿橘懷念的摸著嫁衣，像看見娘親溫柔的眉眼。

沒什麼工夫傷心，她馬上試了一下，容蘭幫著改了改尺寸，嫁衣的事情就解決了，雖然只有五成新，但好歹是一件嫁衣。

窗外傳來甄氏的冷嘲熱諷，阿橘沒有理她，她要出嫁了，只要舅媽不主動招惹，她以後和舅媽井水不犯河水。

她這兩日花了自己攢下來的碎銀子買了棉絮和料子，繡了薄薄的喜被和紅蓋頭。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，她手裡的銀子也只剩了不到一兩。

甄氏沒想到她居然還存著私房錢，氣紅了眼，沒幫她繡一針一線，就坐在一邊看笑話。

阿橘卻很高興，她終於能離開這裡了。

她年少的時候對成親也有過期待的，娘在她小的時候就說要給她挑個人中龍鳳，爹也沒因為她是姑娘就不喜歡她。她是爹娘唯一的孩子，她要帶著爹娘對她的愛活下去。

所以祝問荊問她的時候，她毫不猶豫的同意了。什麼都沒有又如何，他們兩人有手有腳有力氣，不愁沒有好日子過！

只是現在……

阿橘坐在床上，聽著外面熱鬧的聲音，和她面前的小娃娃大眼瞪小眼。

她記得的，祝問荊的女兒叫妙妙，只是她從來沒有見過，今日第一次見，她就成了她的繼母？還真是有點奇妙。

阿橘仔細看了妙妙一眼，她快一歲了，長得白淨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她。瞧見她這個陌生人倒是沒有哭，拿著一個波浪鼓自己玩著，嘴裡嚙裡咕嚕的說著旁人聽不懂的話。

阿橘從來沒見過長得這麼好看的小娃娃，不過想想祝問荊的相貌，她能長得這麼好也不奇怪。

想到此處，阿橘試探著朝她伸出手，妙妙把波浪鼓放在她手上，「啊啊」叫著，示意讓她發出聲音。

沒想到妙妙居然是個不怕生的，阿橘捏著波浪鼓的木柄晃動起來，歡快的鼓聲忽而急促忽而平緩，妙妙笑著爬起來認真的盯著瞧。

祝問荊進來時看見的就是這樣一幅和樂的景象，他怔怔的看了一會兒阿橘眼裡的笑意，才走了過來。

阿橘聽到動靜轉頭，看見穿著大紅衣裳的祝問荊，顯得坐著的她更嬌小了。她有些無措的站起身，大紅的喜燭也隨著她起身的動作猛地一暗，很快又帶來滿室光輝。

說起來這還是他們倆第二次單獨見面，難免拘謹。阿橘也捉摸不透祝問荊的想法，他總是冷著一張臉，叫人不親近。

雖然她對他笑過，但是她對誰都笑啊，總不能因為那個笑他就娶了她吧？阿橘自認還沒好看到那個地步。

「去洗臉吧。」祝問荊開口了。

阿橘連忙應是，邁著小碎步走到屋門外，看見不知什麼時候準備好的木盆和乾淨的水，她把臉上黏膩的妝洗掉，腦子裡還一團漿糊，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麼快進去。她探頭看了一眼，祝問荊正在給妙妙換尿布，小小的娃娃扭著身子，不讓他碰。祝問荊捉住她的小腳丫，似乎用的力氣有些大，妙妙嗚咽兩聲，忽然哭了起來。他無措的放下，想伸手又怕弄疼她，猶豫不決。

阿橘歎口氣，一個男人帶著女兒，真是不容易。她沒有再猶豫，跨過門檻走進去，把妙妙抱起來輕聲哄。

妙妙很快止住了哭，阿橘把祝問荊手裡的尿布拿過來，又讓他抬起妙妙的腿，不一會兒尿布就規規整整的包在她身上。

「看清了嗎？」阿橘滿意的看了一眼，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，她還會照顧孩子。祝問荊定定的打量了她兩眼，搖搖頭。

他不像個很笨的人啊，阿橘狐疑的看他一眼，只好手把手教他。

祝問荊這次學得很快，阿橘又把幫妙妙穿衣服的活攬了下來，他無所事事，看著兩人的動作。看著看著，他皺了眉，俊秀的臉上多了兩團可疑的紅，他輕咳一聲，說丟下一句「我去洗把臉」就飛也似的出了屋門。

阿橘不明所以的看著他奪門而出，低頭卻看見妙妙的小爪子正好按在她的胸上。夏日本就穿得輕薄，她早就換了衣服，妙妙的手剛好放在不該放的地方，於是就有了一點凹陷，她怎麼就沒發現！

阿橘臉一紅，把妙妙的小魔爪拿開，想了想又握住，防止她又動起手。

妙妙眨眨眼，以為是在和她玩，歡喜的叫起來，又一口咬住了阿橘的手指。

阿橘吃痛，連忙把手抽出來，看了看她剛長出來的兩個小奶牙，沒想到她人雖小，咬人的力氣還挺大。

她把妙妙從床上抱下來，放在她睡覺的搖車裡，可是雙手感受到小毯子的柔軟觸感時，阿橘愣了一瞬，難以置信的又摸了兩下。

這個料子很好，她上次去集市的時候一眼就看中了，店家說這是精棉，凡是布料裡帶個「精」帶個「細」的她都買不起，沒想到祝問荊居然買了給妙妙用。

阿橘心情有點複雜，外面說祝問荊家窮的都是謠傳吧，單看妙妙用的東西就夠別人過幾個月的了。

可是再瞅一眼屋子裡的擺設，阿橘又猶豫了，堂屋和寢間總共就一張床、三張破舊的木桌、一個木箱子，再加上妙妙的搖車，一件多餘的東西都沒有，顯得屋裡空蕩蕩的。

唯一值錢的就是木桌上放著的三五本書了，整整齊齊的疊在一起，阿橘湊近看了一眼，都是醫書。

祝問荊肯定是個疼女兒的，捨得給女兒花錢。

阿橘心頭一暖，她想起了爹爹，生病的時候還堅持教她寫字，給她講故事，和她說讀書明理。只可惜爹爹去得早，她還沒來得及盡孝。

有腳步聲響起，阿橘連忙打斷了自己的思緒，繼續和妙妙玩耍。剛剛發生的事情太尷尬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而且一會兒就要睡覺了，可是她……

「吃點東西吧。」

祝問荊的聲音傳過來，阿橘轉過頭，這才看見他手裡還捏著幾個餅子。她確實餓了，也沒推辭，坐下吃了幾個，看起來像是擺宴的時候剩下的。

不過只有她吃是不是不太好？她猶豫了一瞬，笑著開口，「你要吃嗎？」

「我吃過了。」祝問荊悶聲說道，又鋪起了床。

阿橘看著他的動作，心情複雜的放下餅子，有些吃不下了。

今晚是洞房花燭夜，難道她要 and 一個才見過幾面的人坦誠相見？

阿橘低下頭，覺得自己做不到。

「妳睡裡面。」祝問荊站起身走向她，指指床的方向。

阿橘抬頭，才看清那裡有兩床被子。一個是她繡的大紅喜被，另一個似乎是祝問荊以前的被子，很破舊了。

阿橘點點頭，心裡忽的生出了些許希望，雖然不是分床睡，但是兩個被窩也很好了。

「你先睡吧，我和妙妙玩一會兒。」祝問荊把妙妙抱起來出了門，沒有看她。

黑燈瞎火的能去哪裡玩？阿橘看著父女倆的身影消失，忽然有些明白了，這是怕

她尷尬。

祝問荊是個好人，她心裡感激，快步走到床上，不過看著自己身上的衣裳，阿橘猶豫了片刻，沒敢脫，熱就熱吧。

側頭看了一眼祝問荊的被子，實在太破舊了，阿橘決定改日給他縫補一下，也算是感謝他的照顧。

過了這一會兒，祝問荊才抱著妙妙回來。阿橘剛有了些許睡意，很快就被妙妙的笑聲吵醒，她迷迷糊糊的想著，祝問荊和他女兒的感情倒是很好。

一覺醒來，阿橘看著陌生的床榻還有些回不過神，昨日的記憶不斷湧上來，她成親了，和祝問荊。

深吸一口氣，小心翼翼的轉過臉，看著身旁男人的側臉，他的鼻子很挺，睡覺也很板正，平躺著，雙手交疊放在腹部。

看他睡得這麼熟，阿橘不知道該怎麼起身，看看天色，以前這個時候，她已經在灶房忙活了。現在嫁了人更應該勤快一點，更何況還有一個小娃娃在，大人可以忍著不吃，妙妙可不能放著不管。

阿橘小心翼翼的掀開被子坐起身，看了一眼祝問荊的身子到床沿的空隙。很好，她鬆了口氣，剛好可以跨過去，而且不會踩到他。

輕手輕腳下了床，阿橘看了妙妙一眼。她已經醒了，卻不哭不鬧，玩自己的手指，看了阿橘好久才甜甜的笑起來，看樣子已經記住她了，阿橘莫名有點開心。

看著妙妙軟軟糯糯的一張小臉，阿橘忍不住俯下身親了她一口，滿嘴的奶香味。妙妙笑著接受了，阿橘心頭一軟，又伸手捏了一下她圓乎乎的小胖臉，妙妙卻抓著她的手就要塞進嘴裡。

阿橘連忙拿開，不能再陪她玩了，看來她是真的餓了。匆忙去洗了把臉，阿橘掃一眼灶房裡的東西，決定給妙妙做一碗米糊糊。

床上的人聽到灶房裡傳來的動靜才睜開眼睛，神色清明，哪裡有一絲睡意。祝問荊早在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就已經醒了，正想下床，她也醒了，怕她尷尬，他只好又閉上眼睛。

他穿上衣裳，學著阿橘昨日教的方法幫妙妙換了尿布，昨日他起來好幾次照顧妙妙，居然都沒有驚醒她，看來是真的累了。

祝問荊笑了笑，把髒尿布拿了出去。

阿橘做飯聽到水聲，奇怪的出去看了一眼，眼前的畫面卻讓她大吃一驚。

祝問荊坐在小杌子上，有些伸展不開拳腳，姿勢彘扭的搓著尿布。

阿橘愣愣的看著，她從來沒見過有男人願意給女兒洗尿布的。不過想想也是，妙妙的生母不在這裡，他不洗也沒人洗了。

原來祝問荊也不像面上看起來那麼冷漠，洗尿布也沒避開她。爹爹給女兒洗尿布，在他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，阿橘覺得祝問荊沒那麼可怕了。

這是把她救下來的男人。她在心裡默念幾遍，沒再多看，快步回了灶房，添了兩

把柴。

兩人都做好了手上的事，祝問荊讓她去餵妙妙，他來炒菜。

阿橘奇怪的看他一眼，炒菜不是應該她來嗎？不過也沒說什麼，端著碗去找妙妙。餵妙妙小口吃著米糊糊，阿橘吸吸鼻子，聞到外面飄來肉香味，情不自禁的嚥了嚥口水。祝問荊也算是半個獵戶，沒人讓他治病的時候靠打獵為生，家裡肯定是不缺肉食的。

舅舅家裡十天半個月才能吃上一頓肉菜，肯定不能和祝問荊家比的，這是怕她不會炒肉菜嗎？阿橘默默的想，還真被他猜對了，她確實不太會。

餵完了妙妙，祝問荊已經在盛菜了，阿橘想去幫他，但是兩個人待在一處怪尷尬的，她只好把桌子擦了一遍才去灶房。

祝問荊卻說燙，不讓她端，只讓她去四處看看。

阿橘想起小時候她朝爹爹獻殷勤，爹爹也這麼說過——「阿橘，爹爹知道妳孝順，等爹爹老了再孝順也不晚。」

她怔了一會兒，沒敢再多想，快步去了院子裡。

祝問荊看著那個越走越快的背影，他怎麼覺得，剛剛看見她眼眶紅了？

阿橘放下心裡的思念，專心看了起來。

祝問荊家裡很簡單，院子裡只有一個灶房和一棵大樹，枝繁葉茂的，夏天乘涼再好不過了。堂屋和臥房緊挨著，還有一個放雜物的屋子，裡面除了打獵和治病的東西，還有個洗澡用的大木桶，其他東西放的亂七八糟的，阿橘沒有細看。

每個屋子都仔細瞧過了，她心裡也有了計較，盤算著以後哪裡該放什麼東西。

「阿橘。」

一道低沉的男聲傳過來，阿橘嚇得一愣，才聽清是祝問荊的聲音，她快步走回去，幫他擺碗筷。

「吃飯吧。」祝問荊看了她一眼，見她臉上沒有淚痕才放下心。

不過他似乎沒做什麼惹她傷心的事吧？祝問荊仔細想了想，沒什麼頭緒，他從來沒哄過姑娘家，萬一他問起來她再哭了怎麼辦？他默了片刻，只好把這件事揭過不提。

阿橘依言坐下，看著那幾塊肉和兩碗肉湯，再看看涼拌豆角，夾了豆角來吃。

祝問荊知道她初來乍到難免有些拘謹，主動夾了一塊肉放她碗裡，「多吃點肉，補身子。」

她才十六歲，還在長身體，若是吃得少了肯定長不高。

他邊想著這件事邊自顧自的吃了起來，彷彿阿橘不存在。

這倒是合了阿橘的心意，她放鬆了一些，小口小口的吃著肉。

祝問荊的飯量可真大啊！阿橘看得嘖嘖稱奇，兩個饅頭轉眼間就沒了，幾塊肉也只剩下了骨頭，肉湯也喝得乾乾淨淨，以後家裡肯定沒有剩飯了。

阿橘忽然有些挫敗，她還想著要養一窩小雞呢。

吃了飯，祝問荊就要進山了，阿橘連忙把背篋和箭筒遞給他，朝他笑笑，說了一句「注意安全」，那句「早點回來」她沒說。

祝問荊像一座沉默的大山，妙妙就是大山裡的溫泉，熱呼呼的，所以阿橘覺得她還是照顧妙妙，和妙妙一起玩比較自在。

祝問荊認真的看了兩眼她帶笑的眼睛，才點點頭獨自出了門。

送走了祝問荊，阿橘抱著妙妙來到院子裡玩，她打量著光禿禿的院子，決定以後去集市的時候買點種子撒在地上，應該會長得很好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門開了，阿橘好奇的看過去，一雙佈滿皺紋的手扒開門，眯著眼睛瞧了她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。

「瞧我，我都忘了，問荊都娶妻了！」

祝問荊家在村子最西邊，周圍也只有王嬸家離得近，就在隔壁，阿橘也和她相熟，所以熱情的叫她進了院子。

阿橘記得王嬸以前是十里八鄉有名的裁縫，只不過前些年喪夫又喪子，眼睛也熬壞了，沒再做老本行，偶爾給人漿洗衣裳，算是能養活自己。去年祝問荊過來的時候，村長把他的家安在了這裡，方便給王嬸看病，也方便給她做個伴。聽說他給王嬸治病不收一分錢，阿橘心情有些複雜，雖然她和祝問荊不熟，但是他確實是個再好不過的人。

「嬸子有事嗎？」阿橘掂了掂懷裡的妙妙，把她放在地上教她走路。

「我這不是看見問荊出門了嗎？以前他不都在都是我照顧妙妙。」王嬸有些不好意思的笑起來，「今兒他沒送過來，我不放心，就過來看了一眼，才想起來他娶了妳，瞧我這記性！」

阿橘也忍俊不禁，別說王嬸了，連她一早醒來看見陌生的屋子還嚇了一跳呢。

兩人一邊逗妙妙一邊說起家常來。

王嬸問她，「阿橘，聽說妳那件嫁衣是妳舅媽買的？可真好看了！」

阿橘一愣，試探道：「都是好幾年前的款式呢，現在不時興。」

「瞧妳說的，別怪妳舅媽了，納妾那事也沒成不是？」王嬸笑起來，「買嫁衣補償妳了，這事就算過去了。」

阿橘心裡一陣發涼，強笑著問她，「這是我舅媽說的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」王嬸熱心想為她們倆解開心結，「聽嬸子一句勸，好歹是親舅媽，哪有隔夜仇啊！」

「我舅媽給我買嫁衣這事，有多少人知道啊？」阿橘腿都麻了，把妙妙抱起來，假裝不經意的問起來。

「哎，村裡當然都知道了！」王嬸把妙妙抱到自己懷裡隨意說道。

甄氏可真是愛立牌坊……阿橘想笑，她不覺得虧心嗎？還弄得村裡人盡皆知，生怕砸了她這個好舅媽的招牌？拿爹爹娘親給她留下的嫁衣往自己臉上貼金……

阿橘在心底冷笑，她今日就是要砸了甄氏的招牌。雖然王嬸現在眼睛不太好，不過她做了這麼多年的裁縫，眼光毒辣，肯定能看出來嫁衣的新舊。

她馬上笑道：「嬸子想看看嗎？」說著引王嬸往屋裡走，「聽說嬸子以前也做過嫁衣呢！」

王嬸果然欣喜，「那敢情好！不過我做的嫁衣哪能和妳舅媽買的相比，肯定很好

看！」

阿橘笑笑，沒再多說話，直接把嫁衣拿出來放在床上，王嬸眯著眼睛，特意湊近了看，越看越不對勁。這花紋，這繡工，怎麼越看越像是她做的呢？

「阿橘啊……」王嬸遲疑片刻才問出來，「這嫁衣真是妳舅媽買的？」

「舅媽說是她買的，那肯定是她買的，」阿橘滿臉真誠，「我已經很感激了。」阿橘真善良啊！王嬸心想，甄氏都做到這分上了她還護著，我得幫著阿橘討回公道！世上所有的便宜都被甄氏占了，哪有這樣的好事？

「我看不一定，」王嬸越想越氣，語氣裡多了一絲怒意，「這嫁衣至少有十個年頭了，妳不用替她隱瞞！」

阿橘聽了一喜，王嬸眼光果然毒辣！

她把王嬸扶到床上坐下，終於說了出來，「嬸子說的不錯，其實這是我娘的嫁衣。」

阿橘幽幽一歎，「舅媽要做好人，我一個小輩又不能駁了她。」

說著說著就要掉淚，把王嬸氣得不輕，她頗為憤慨的說道：「我還以為那甄氏轉性了呢！沒想到她居然死性不改！妳娘都已經……」

她不忍心再說下去，看阿橘的眼神裡也帶了幾分憐愛，「其實我和妳娘也算是有幾分淵源，這嫁衣是我繡的。」

阿橘猛地抬頭，這也太巧了吧！她本來只想讓王嬸看出來嫁衣的新舊，沒想到還能牽扯到這段故事。

「這件事以後再和妳說，」王嬸臉上帶著怒意，「拿我十幾年前做的嫁衣給她自己賣好，她臉怎麼這麼大！」說著把妙妙往阿橘懷裡一放，「我今天不吃飯也得去和她討個說法！」

「嬸子，我也去吧。」阿橘下定決心，她要去給甄氏補幾刀，省得她天天生事。

「不用了，」王嬸邊走邊說：「妳現在見娘家人不吉利，下午嬸子過來找妳！」

第三章 被舊嫁衣狠打臉

阿橘看著王嬸風風火火的出了門，沒再勉強，她把妙妙放在搖車裡陪她玩了一會兒，一時不知道該做什麼。現在還不到午時，做飯有點早了。

思來想去，她還是決定去看看，只是放妙妙一個人在家實在不放心，只能抱著她一起去。

沒想到剛出門，迎面就撞上了祝問荊。這下可巧了，阿橘顧不得被他撞得生疼的鼻子，把妙妙遞給他，丟下一句「我一會兒就回來」就快步走了。

這是怎麼了？祝問荊想叫住她，可是她似乎有急事，所以他什麼都沒問，看清了她去的方向，才抱著妙妙回了屋子。

阿橘來到舅舅家，已經聚了許多人，剛進門就聽見舅媽的叫嚷——

「都說了是我買的，妳也忒沒臉沒皮了！」

可真是理直氣壯。阿橘歎口氣，捏了捏依然生疼的鼻子，她憑什麼覺得她的謊言不會被拆穿？

「那妳說說，嫁衣上繡了什麼花紋？用的什麼布料？」王嬸一步步逼近她。

「這……」甄氏猶豫了，她就看了一眼，哪能記住這麼多細節？這個王氏瞎湊什麼熱鬧？想到這裡她又囂張起來，「我只管買了給阿橘穿，好看不就行了，妳怎麼多管閒事？」

村裡人紛紛附和甄氏，都說寡婦門前是非多，王氏也不避諱避諱，天天出來招搖過市。

「我多管閒事？」王嬸氣極，也不給她留面子了，反問她，「阿橘的身量尺寸妳總得知道吧？不然嫁衣怎麼這麼合身？」

甄氏要被氣死了，她哪管得著阿橘的身量尺寸！沒花她的銀子又讓她撈了一個好名聲，本來是一箭雙雕的好事，怎麼突然蹦出來一個寡婦湊熱鬧？

她只好含糊的說了個尺寸，反正阿橘又不在這兒，隨她怎麼說。

阿橘笑了，撥開人群走上前，在眾人面前轉了一圈，「舅媽，要不妳再好好瞧瞧？」

村裡人見阿橘紅著眼眶過來，再瞧她身量，哪裡能和甄氏說的對上號？都不由得鄙夷起甄氏來。

「阿橘都哭了，妳這個舅媽忒狠心！」村裡人為阿橘抱不平，「折磨小輩算算什麼本事？」

哭了？阿橘摸摸鼻子，沒想到被祝問荊撞了一下倒是讓她扳回一城。

「不瞞大伙兒，嫁衣是我十幾年前繡的，」王嬸見眾人激憤忍不住說出了真相，她指著甄氏高聲說道，「妳就是個黑心舅媽，讓外甥女做妾，還靠著大姑子的嫁衣掙名聲，得虧我認出來了！不然村裡人都被妳騙得團團轉！」

靈溪村的人大多善良淳樸，如今見甄氏臉漲成了豬肝色，哪還有不明白的，看她的目光越發鄙夷。

他們原本還以為甄氏讓外甥女做妾是有難言之隱，沒想到阿橘不用做妾了，祝問荊還給了那麼多銀子，她居然連件嫁衣都捨不得買，紛紛譴責起甄氏來。

甄氏不甘心被王氏揭穿，恨得牙癢癢，忽然計上心來，「妳怎麼證明嫁衣是妳繡的！我還說這是我親手給阿橘繡的呢！」

阿橘詫異的看著她，甄氏這人可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不過要證明這件嫁衣出自王嬸之手，還真是有些艱難。

王嬸卻胸有成竹，「我記得清楚，嫁衣上繡的是丁香花紋，背部的丁香花蕊上有一道被油燈燎到的痕跡，妳不信可以去瞧瞧。」

甄氏心裡咯噔一下，哪裡想到王氏還有這一手，乾笑起來，再也不敢張牙舞爪，只好說道：「阿橘昨日才出嫁呢，現在看嫁衣多不好，瞧妳急的。」

嫁衣穿過之後都是要壓箱底的，代表新嫁娘的底氣和福氣，萬一把阿橘的福氣趕跑了……村人大多迷信，聽到這裡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「我已經帶來了。」一道低沉的男聲從外面傳過來，阿橘轉過頭，是祝問荊。祝問荊居然跟著她過來了……

「妳不要怕。」祝問荊目光沉沉的盯著她。

阿橘用力點頭，她不怕，什麼勞什子的福氣她不要也罷，她只想遠離邵家。

王嬸很快就找到了那道被燎出來的痕跡，村人一擁而上，爭相去看。

「舅媽。」阿橘朝甄氏走去，聲音很輕，許多人卻都聽見了，朝她看去，「我再叫你最後一聲舅媽，別搞這些小把戲了。理虧的是妳，我永遠問心無愧。」

說完她沒再看眾人神情，徑直出了邵家的門，沒有回頭。

甄氏臉色灰敗，動了動嘴，卻什麼都說不出口，哪還有一點驕傲自滿的模樣。

祝問荊把嫁衣的褶皺仔細撫平，蹲下身平視甄氏，一字一頓的說道：「舅媽好好養胎。阿橘的福氣，我會給她掙回來。」

村裡人一片唏噓，看看人家祝問荊和阿橘，還能好聲好氣的讓她養胎。反觀甄氏，挺著大肚子還整這麼多麼蛾子，真是高下立見啊！

甄氏卻恐懼的捂住肚子，只有她看出祝問荊眼裡的警告與威脅。就這麼護著阿橘！他們倆才成親一天而已！她氣得牙癢癢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阿橘率先回到家，從雜物房抱著柴火出來，平靜的生火做飯。

祝問荊慢她一步回來，沒急著去看妙妙，而是先來到了灶房。

他新娶的小娘子正在切番茄，心思卻沒有在番茄上，看得他心驚肉跳，他想過去提醒她，又怕她被嚇到切到手。

阿橘卻已經發現了他，見他過來，連忙說道：「你先出去等一等，飯一會兒就好。」

說著加緊了手上的動作，然而越急越出錯，差點切到手指。

祝問荊皺眉看著，上前把菜刀從她手上拿了過來，「我來吧。」

阿橘知道自己現在沒心思做飯，沒再勉強，把饅頭放在蒸籠裡就無所事事了。頓了頓，她覺得兩人之間有些太過安靜，又不想再提起今日發生的事情，就和他說起家常來。

「今日王嬸過來玩了，」阿橘坐在小杌子上燒火，「王嬸很喜歡妙妙呢。」

祝問荊「嗯」了一聲，看起來淡淡的模樣，嘴角卻翹了起來。

阿橘分神偷偷瞧他一眼，原來這個男人也是喜歡聽別人誇他女兒的，所以她的語氣也歡快起來，「妙妙好乖，我照顧了她半日，她不哭不鬧，以後肯定乖巧聰慧。」

雖然是刻意奉承的話，但是阿橘確實是這樣想的，她從來沒見過這麼乖的小娃娃。舅媽以前還有過兩次身孕的，可惜都沒活過兩歲。那兩個娃娃天天哭鬧，她都快以為小孩子都是這樣的了。沒想到妙妙居然和別的孩子不一樣。

「她確實很聽話。」祝問荊的語氣裡染上了幾分驕傲的意味。

阿橘偷笑，他就不會自謙一下嗎？不過她的心情確實變好了，舅媽那樣的人，不值得她掛念一分一毫。

吃完了飯，祝問荊拿了些肉送去給王嬸，感謝她的照顧，然後又回來歇晌。

阿橘看著裡面給她留出來的位置有些難為情，晚上就算了，都看不見對方，可現在是白天，她更不好意思和一個男人躺在一處了。

祝問荊奇怪的看著她，「妳不困嗎？」

她是有一點困，但是和與他睡在一處相比，她更願意睜著眼睛不睡覺，所以阿橘連忙搖搖頭，坐在小杌子上開始縫衣裳。

祝問荊也沒強求，看了她一眼就和衣躺下了。

阿橘看著熟睡的父女倆，心想他們的作息還挺同步，妙妙這個孩子太好照顧了。

想著想著，她也有點困了，耷拉著眼皮，認針都有點困難。

外面還是大太陽，不睡幹什麼呢？阿橘有些後悔，呆呆的看著床榻的方向。

沒想到祝問荊忽然睜開了眼睛，和她對視片刻，沉聲說道：「過來睡吧。」說著他起身給她騰出地方。

阿橘抿唇，她矯情什麼呢，都成親了，遲早都要睡在一處的，她覺得自己有毛病。所以她這次沒再拒絕，脫了鞋就去了裡面，她以為自己會輾轉難眠，沒想到太困了，閉上眼睛馬上墜入夢鄉。

祝問荊倒是沒想到她這麼快就能睡著，怔了一會兒，側頭看她，把她臉上的幾根頭髮撩到耳後，才慢慢閉上眼睛。

還是個不知事的小姑娘呢，祝問荊暗笑。

這一覺睡了一個多時辰，阿橘醒來的時候祝問荊已經不見了，她下了床，看了一眼自顧自玩耍的妙妙。

妙妙也盯著她看，兩人大眼瞪小眼，妙妙率先咧開嘴笑了起來。

「醒了？過來搭把手。」

外面傳來祝問荊的聲音，阿橘把睡得凌亂的髮絲整理好，連忙過去了。

祝問荊正在抬木板，不知道要做什麼用，阿橘也沒多問，幫他抬起來放在大樹下。終於抬完了，祝問荊擦擦額頭的汗，和她解釋，「我準備做個木桌和幾張木椅，以後妳和妙妙好乘涼。」

阿橘點點頭，看著這棵已經有數十年樹齡的大樹，歡喜道：「妙妙很喜歡在這兒玩呢，有了椅子她肯定更開心。」

祝問荊見她高興，眼裡也帶了笑，只是面容依然有些嚴肅。

原來笑容也是會傳染的，阿橘瞥見他嘴角一絲極淡的笑意，不由自主的把心裡話說了出來，「你也應該多笑笑。」這話聽起來怪怪的，她連忙又說道：「這樣妙妙以後才會變成一個活潑開朗的小姑娘。」

不然和祝問荊一樣長大變成一個悶葫蘆，以後可怎麼辦呢？阿橘覺得自己想得很周到，話說得也挑不出錯，祝問荊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是這樣嗎？祝問荊仔細想了想，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，但是他也覺得她的話有幾分道理，點點頭表示他知道了。

「那你笑一個？」阿橘眨眨眼，見他點頭，不由得更大膽起來。

這樣是不是在調戲他啊？她說完了才有些後悔，他們倆還不太熟呢。

祝問荊聽到她的話真的笑起來，眉宇舒暢，唇角微微勾起一個恰到好處的弧度。明明只是一個淺笑，阿橘卻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她只是隨便說說，祝問荊怎麼就這麼聽話呢，聽話就算了，還笑得這麼好看。

沒來由的，她想起小時候爹爹教她的一句詩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無雙」，可是祝問荊也沒到「公子世無雙」的地步吧？阿橘搖搖頭，把這個念頭壓了下去，暗罵自己沒出息。

兩人在大樹下站著，都沒說話，一陣熱風吹來，飛來了幾隻不知名的小蟲子，阿橘連忙把惱人的小飛蟲當做藉口，轉身回了屋裡。

她摸摸自己怦怦跳的胸口，祝問荊只是笑了一下而已，她怎麼像是被勾了魂一樣？還站在樹下的祝問荊收起笑容，有些不明白她怎麼忽然就走了，他若有所思的想，是因為他笑得不好看？

兩人各懷心思的吃了晚飯，馬上就要再次同床共枕，阿橘覺得自己快適應了。趁祝問荊還在外面忙活，她決定先替他把妙妙哄睡。

妙妙白天安靜，晚上最鬧騰，她抱著妙妙站起身，晃晃悠悠的走來走去，輕聲哼著歌。

這是娘親以前給她唱過的，阿橘眼神一黯，聲音更輕了。

祝問荊把手裡的木板放下，進了屋子，阿橘把妙妙遞給她，出門洗臉。明明才相識一兩日，卻默契得像生活了許久的夫妻。

阿橘出了屋門，不敢多看黑漆漆的院子，洗完臉也忘了擦乾淨，三步併作兩步回了屋子，心跳還在加快。

祝問荊似乎看了出來，他盯著她臉上未乾的水漬若有所思，「怕黑？」

阿橘心有餘悸的點點頭。她原本是不怕黑的，但是自從爹娘去世，在舅舅家黑漆漆的小屋子裡待過後她就特別怕黑，雖然後來有了一個小窗子，但還是留下了一些陰影。

祝問荊看她一眼，撥了撥油燈，把原本昏暗的油燈燃得更亮了些。

阿橘靜靜的看著那抹溫暖的橘色，心底一暖，祝問荊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，雖然話不多，看起來也冷漠，但是他做事總是細心又體貼。

她低頭勾唇一笑，忽然有些期待未來的日子。

燭光在她臉上投下淺淺淡淡的陰影，祝問荊看著那雙帶著笑意的眼睛被睫毛籠住，忽然想知道她哭起來會不會像書上說的那樣，淚盈於睫。

妙妙坐在搖車裡翻來覆去，弄出聲響。可是兩個大人卻都不理她。她委屈極了，醞釀了一會兒，扁扁嘴哭了起來。

阿橘回過神，連忙抱住妙妙哄她，一陣兵荒馬亂，三人相安無事的睡下了。

次日吃了早飯，阿橘看著祝問荊走遠，覺得身上不大自在，她想洗個澡，看了看木桶裡的水，省一省可以用到明日。

只是妙妙還不暈，阿橘不放心她一個人待著，陪她玩了一會兒，妙妙卻越玩越有精神，阿橘無奈，只好牽著她軟綿綿的小手教她走路。

沒想到一來一回，妙妙居然可以站直走兩步了，雖然膝蓋有些彎，但是已經比同齡的孩子好很多。

阿橘很驚喜，但是也知道欲速則不達的道理，沒想讓她一天就學會。又抱著她玩了一會兒，妙妙終於有些暈了，阿橘這才把她抱到搖車裡哄她睡覺。

輕手輕腳的離開，阿橘看了一眼熟睡的妙妙，笑著轉身去燒熱水。

只是燒好了水，祝問荊似乎也快回來了，阿橘抵唇，心一橫，水都燒好了，她不洗豈不是浪費？沒有猶豫，她飛快的關上雜物間的門，倒了兩桶水進去。

享受的泡了一會兒，阿橘知道時間不多了，連忙就要擦洗身體，可是她打開放澡豆的盒子，忽然沉默了。再看看放皂角的盒子，依然空無一物。

祝問荊洗澡的時候難道什麼都不用嗎？阿橘有些後悔出嫁的時候什麼都沒帶過來。

就算將就洗洗，沒有澡豆也關係，可是頭髮已經打濕了，沒有用皂角洗過多難受。阿橘把長髮在手指上繞了一圈又一圈，沒有皂角，頭髮肯定會又毛躁又硬的。再等下去祝問荊就要回來了，她不敢再猶豫，剛剛起身，就聽見院子裡傳來祝問荊的聲音。

「阿橘，在家嗎？」

阿橘連忙縮在木桶裡應了一聲，有些難為情，「我在洗澡……你先別進來。」

祝問荊的腳步聲停了片刻，才又遠去，阿橘知道自己必須起來了。

祝問荊聽見水聲，高聲喊她，「水還熱嗎？」

她連忙又縮了回去，小聲的說了一句「很熱」。問這個做什麼呢？阿橘覺得他有些奇怪。

「那妳先等等，」祝問荊沉吟片刻，「我幫妳做些皂角。」

阿橘應了一聲，呆了片刻才想起來，皂角不是要煮很久嗎？等他煮好水肯定早就涼了！

外面傳來一陣有規律的敲打聲，阿橘的心忽然亂起來，沒敢仔細聽，也沒管祝問荊在做什麼，她擔心的是，一會兒做好了該怎麼拿過來啊！

過了一盞茶的工夫，祝問荊的腳步聲又響了起來，阿橘覺得難為情，情急之下直接躲到了水裡，頭髮更濕了。她懊惱的想，這下不想用也得用了。

祝問荊敲門問她，「我進去還是妳出來？」

阿橘從水裡抬起頭，雜物間有窗戶，可是沒有簾子，她剛剛沒有趁機穿衣裳就是怕祝問荊不小心看過來，那她豈不是沒臉見人了？

她心一橫，飛快的浮上去噉了一句「你過來」，又沉了下去。

祝問荊身形一滯，有些難以置信，他原本只是客氣兩句，她怎麼……

阿橘嫁過來的這兩天都是乖巧伶俐的模樣，也有點像驚弓之鳥，稍有動靜就會嚇壞她。他可從來都不知道阿橘還有這麼乾脆的時候，更何況他還是一個男人，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，她就不怕他做出些什麼毀了她？

頓了片刻，祝問荊才了然，她必定是知道他不該那樣做，才這麼大膽吧。

他心情有些複雜的推開門，低垂著頭把敲碎的皂角放在小桌子上，他可以控制自己什麼都不做，但是他控制不住眼角的餘光。

祝問荊的臉熱了起來，手忙腳亂的關上了門，有些惱恨自己剛剛的失態。平復了複雜的心情，他靠著牆，聽見裡面傳來的嘩嘩水聲，想起自己剛剛看見的一幕——木桶裡水霧繚繞，後背若隱若現，幾縷墨髮黏在她的背上，襯得她的背如白玉一般……

他不敢再想下去，也不敢再聽下去，離開的腳步聲有些凌亂。

阿橘聽到他的腳步聲遠了，才從水裡探出頭，祝問荊在外面待得太久，她差點憋

死在裡面。

她趴在桶沿上喘氣，又伸出右手把敲碎的皂角拿過來好奇的看了幾眼，原來皂角還能這樣用，果然還是看書的人懂得多。

過了一炷香的工夫，阿橘從木桶裡出來，不用看也知道，她現在的臉肯定紅透了。她拍拍臉，儘量讓熱氣散去，在屋裡轉了好幾圈才出去，離開的時候她看著窗子心想，明天就找塊破布把窗子堵嚴了！

祝問荊在灶房裡忙活，阿橘沒敢靠近，而是先把他的箭筒和背簍放在雜物間。想了片刻，她去寢間看了一眼還沒睡醒的妙妙，有些猶豫要不要把她叫醒。

沒有妙妙這個開心果在，她總覺得和祝問荊在一起有些尷尬，更何況他們倆剛剛還那麼彆扭，阿橘站在原地糾結了一會兒。

自從嫁了人，她怎麼想的越來越多了？阿橘抿唇，有點不喜歡現在的自己。該面對還是要面對，她在心裡給自己打氣，反正祝問荊絕對不會提起這件事，她不怕！

一步三挪去了灶房，祝問荊已經做完了飯。

阿橘沒敢多看他，迅速把飯端出來，兩人一前一後的走著，阿橘的背挺得筆直，總覺得祝問荊的目光總是似有若無的飄向她。

一定是她想多了，阿橘抿唇回頭看了一眼，剛好對上祝問荊深沉的眼眸，她忽然心慌，快步走過去把碗放在木桌上。

祝問荊沒說話，心裡卻已經把她想像成了一隻兇猛的小獸，但是只要他盯著她看，馬上就會變得溫順起來。

「後日想去集市嗎？」吃著飯，祝問荊主動問她。

阿橘還在想剛剛祝問荊的神情，冷不丁聽見他主動說話，愣了片刻才歡喜的應了一聲，她當然想去！

祝問荊點點頭，仔細瞧了兩眼她的笑容，又移開目光。

不過歡喜過後阿橘突然想起來，明天就要回門了，去還是不去，她有點猶豫。

她和舅舅舅媽早在他們決定把她賣去做妾時，就沒有一點兒情分可言了，昨日又出了那檔子事，就算回門也是去聽舅媽的冷嘲熱諷。

吃完飯，想著這些事情的阿橘煩躁的加重了洗碗的力度，決定把選擇權交給祝問荊，只要他不提，那她就不去了。

沒想到一直到了晚上，祝問荊真的沒有提起這件事，像是忘了一樣，和平常一樣讓她睡覺。

阿橘放心的閉上眼睛，明日肯定不會回門了。

半夜，她被一陣哭聲驚醒，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，看見祝問荊正抱著妙妙哄，小小的娃娃哭成了淚人，也不知道作了什麼噩夢。

「我要下去嗎？」阿橘努力清醒了一些，倒是沒有生氣，孩子哭是常事。昨晚她也被吵醒了，想去哄妙妙，祝問荊卻拒絕了，只讓她好好睡覺，沒想到今晚又哭了。

「不必了，」祝問荊神色中多了一絲歉意，「又吵醒妳了？」

阿橘沒有應聲，妙妙這次哭的聲音太大了，她聽了也難受，若是哭啞了嗓子怎麼辦？

想著她也沒管祝問荊的回答，坐起身直接下去，把妙妙從他懷裡抱過來。

祝問荊見她堅決，也沒有拒絕，若是能早點把妙妙哄睡，他們三人都能休息。

不過他還有些歉意，對著那雙盛滿溫柔的眸子輕聲說道：「委屈妳了。」

委屈？阿橘笑笑，她沒有覺得委屈，祝問荊還沒有把她當成一家人吧，不過她才嫁過來兩日，客氣一些也是應該的。

她拍拍妙妙的身子，站起來走動，輕輕搖晃，又看了祝問荊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輕聲哼歌。

還是那首娘親給她唱過的童謠，這是她最喜歡的一首。雖然她已經忘了名字，只記得和緩的曲調，但是給小孩子聽最合適不過了。

祝問荊坐在一旁，心念一動，阿橘聲音小，他聽得不清楚，但是對這首歌還是有印象的。他閉上眼，在她斷斷續續的輕柔哼唱裡找到了那段和藥材作伴的時光。

唱了兩三遍，懷裡的妙妙慢慢止住了哭泣，只剩下了小聲抽噎。

阿橘鬆了口氣，一直把她哄睡才停了哼唱，小心翼翼的把妙妙放下，做了個吹燈的手勢，先他一步上了床榻。

祝問荊看著她蓋好被子，才吹了燈摸黑上去。

屋裡陷入一片黑暗，窗外卻繁星滿天，阿橘直直的盯著那顆最亮的星星瞧，那會是爹爹和娘親在看著她嗎？她有些難受，強迫自己不再想下去，終於墜入了夢鄉。

祝問荊聽見她平穩的呼吸聲，才側過身子，撫平她緊蹙的眉頭，「阿橘，妳還記得我嗎？」

大概是忘了，她那時候才幾歲，不會記事的。祝問荊笑笑，沒再多想，看著她嬌美的側臉閉上眼睛。